

二
林
居
集

二林居集卷二十一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良吏述上

子少讀漢書至文翁朱邑之事心慕之既長往來燕齊吳越之間與其父老游問民生所疾苦慨然以康濟爲己任已而停車沂泗之濱尋顏生之故蹟攬曾氏之遺風遂浩然而歸不復出居間既久觸事興懷攷舊聞作良吏述夫子雖無所效于世使諸公所施設不泯于人心其亦不異子之親見之也有聞諸公之風而興者焉其亦不異子之自效之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烏呼豈不難哉

二林身 卷二十一
駱挺生名鍾麟浙江臨安人順治四年中進士副榜官吉州
學正遷陝西蓋屋知縣其爲政先教化春秋大會明倫堂進
諸生迪以仁義忠信之道增剛藍田呂氏士約頒諸學舍朔
望詣里社講演

聖諭訪耆年有德孝弟著聞者召使見與均禮歲時勞以粟
肉立社學擇民間子弟授以小學孝經飭保伍修社倉百廢
具舉莅獄明洩所案治卽豪右居閒莫能奪以是人變而畏
之李先生者縣人也挺生數造其廬事以師禮攝興平鄠
兩縣俱就理擢北城兵馬司指揮歷西安同知遷常州知府
常州絲賦重科條繇多吏緣爲姦軻轡難理前官累以積
逋去挺生立法鉤校積逋清吏受成事而已漕運官常歲餽

金三千挺生曰。利若金。如吾民何。卻之。諸漕卒咸斂手奉法。荆延陵書院迎李先生于塾。屋講學其中。率諸僚屬及薦紳學士北面聽講。問爲治之要。李先生曰。天下之治亂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學術。公能大明此學。人心正。風俗移。治道畢矣。挺生書其言。名曰匡時要務。終身誦之。已而靖江江陰無錫諸有司爭致李先生。會講明倫堂。李先生爲發明性善之旨。格物致知之說。遠近之士烝然向風。吏治亦和。康熙九年大水。發倉廩勸富人出粟賑。民無流亾。明年夏復旱。挺生蔬食葛衣草屨。步禱二旬。不雨。則詣獄長跪。責躬籲天。就獄中引見屬吏耆老。言太守不德累吾民。涕淚并下。尋丁母憂。去官數千人號哭乞留。不可。乃止。旣歸。連遭父喪。勞毀卒。年五

十三常州人論賢有司知治體者必首傅挺生

二曲集青門麓廩

施尚白名閏章江南宣城人早歲以文學知名順治六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出爲提督山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其教士以通經爲先慎去取請託不行十八年遷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轄臨江袁吉安三州時西南用兵徵餉急歲饑有司坐逋賦失職者相望尚白奉軍符按部督促作湖西行其辭曰節使坐徵斂此事舊所無軍糈日夜急安敢久踟躕昨日令方下今日期已逾攬轡馳四野蕭條少民居荆榛蔽窮巷原田一何蕪野老長跪言今年水旱俱破壁復何有永諛唯妻孥歲荒復難鬻泣涕沾敝襦腸斷聽此語掩袂徒驚吁所嗟務敲朴以榮不肖軀國恩信寬厚前此已

縑。逋。士。卒。待。晨。炊。孰。能。緩。須。臾。行。吟。重。烏。咽。淚。盡。空。山。隅。袁
自。兵。亂。後。民。尠。土。著。流。人。阻。險。爲。寨。輒。數。千。萬。抗。官。吏。不。輸
賦。稅。吉。水。諸。鄉。與。爲。聲。援。有。司。獲。其。渠。長。髮。廣。袖。以。獻。請。戮
之。尚。白。陳。兵。爲。雍。髮。禡。其。服。而。釋。之。曰。爾。舉。當。死。吾。姑。贖。爾
速。歸。告。爾。黨。亟。出。詣。官。請。命。大。兵。至。無。遺。類。矣。旬。日。諸。鄉。民
各。自。歸。請。征。輸。如。額。新。淦。縣。東。山。有。大。阮。民。阻。險。爲。盜。尚。白
召。其。父。老。諭。以。利。害。眾。皆。泣。陰。捕。其。豪。十。餘。人。餘。黨。悉。受。命。
作。大。阮。歎。其。辭。曰。叢。山。如。劒。戟。灌。木。蔽。欽。岑。其。水。獨。南。流。谿
谷。皆。阻。澗。山。民。鳥。獸。居。不。馴。非。自。今。追。呼。敢。逆。命。兵。革。踵。相
尋。未。能。靜。伏。莽。火。烈。悲。焚。林。般。人。稅。無。出。遲。回。傷。我。心。蚩。蚩
亦。赤。子。念。爾。爲。沾。襟。招。手。語。父。老。鳴。臬。懷。好。音。宿。逋。旣。累。歲。

敲骨力難任。民頑實吏拙。素食慚官箴。何時息哀噉。引疾投
吾簪。大阮有盜官。檄竹原諸阮。民捕之。逸其渠。已而盜殺竹
原民。殆盡尚白憫之。作竹原歎。其辭曰。殺虎防陞人。芟蔓莫
畱根。畱根終詒患。傷心不可論。竹原數百家。今餘幾家存。竹
外有原泉。血流泉水渾。羣盜故比鄰。姻婭如弟昆。反戈相啖
食。收骨無兒孫。熒熒數寡婦。零落依孤邨。凶年艱半菽。撮土
招游魂。人亾畝稅在。淚罷還聲吞。在官暇。修景賢白鷺。兩書
院。祀王文成。鄒忠介。羅念庵。諸先生。集諸生講學。其中有兄
弟爭者。尚白以誠諭之。多涕泣感悔去。時屏車騎。往來山野。
作臨江憫旱詩。其辭曰。瘠土嗟薄穫。歲豐長忍飢。戎馬況疊
迹。田園成路蹊。荷鋤代牛力。播種良苦疲。宋火肆燎原。禾稗

同一葵民亂如恐後。况乃驅策爲徒。跣呼百神。烏咽致我辭。政拙未敢苛。召災今則誰。雲漢何皎潔。箕斗正參差。心知閭闔遠。側向高天唳。明日急芻餉。吞聲重涕洟。嘗徒跣禱雨。南門外伏雲壇下。籲天痛哭。俄有一人發狂號曰。某日當雨。及期果大雨。新淦有虎。屢殺人。尚白爲文禱于山神。翼日有虎曳尾入邨中。一婦人以春杵擲而殺之。虎患遂絕。康熙二年。以裁闕歸三州之士。不忍其去。爲闢龍岡書院。請尚白講學。三日。遂爲位祀之。其行也。夾清江。送者上下數十里。皆歔泣而去。又十年。舉博學鴻儒。擢翰林院侍講。與修明史。二十二年。卒于官。

愚山先生集施氏家風
續述湯子遺書澹園集

宋其柱名必達。湖廣黃州人。順治八年進士。知寧都時。經寇

亂民多遷徙地不治乃請蠲逋以來之貨以牛穀甫二歲田盡闢縣瀕水夏雨水暴漲城且沒其在禱于神水落乃按故道濬之自是無水患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自福建出攻江西羣盜多響應寧都故有二城南民北兵其在曰古有團練保甲義勇弓弩社民皆可兵也昔王文成破宸濠嘗用之矣遂以其法訓練其民得義勇八千及盜前鋒薄城下營將劉邀其在議事曰眾寡食乏柰何其在曰人臣之義有死無二賊本烏合掩其始至可一鼓破也劉遂率所部進少卻其在以義勇橫擊之盜奔已而復率眾來攻櫻城守會援軍至遂解或謂巡撫縣砦堡多從賊請擊之巡撫卽爲發兵其在刺血上書爭之乃止事定尋以註誤去道出豫章爲盜所得齎

之降大罵不屈繫旬餘夜半有寧都民數十人持兵逾垣入
攤以去得脫既歸里時江督董衛國已移鎮湖廣見之歎曰
是死守孤城者邪吾爲若咨部還故職且以軍功敘其在遜
謝再三既而語人曰故吏如棄婦忍自媒乎褐衣蔬食老于
田閒寧都民歲時祀之

有懷
堂集

趙天羽名吉士徽州休寧人早歲寄籍杭州補諸生順治八
年舉鄉貢士康熙七年選太原交城知縣縣北有交山者巖
谷阻邃與靜樂永寧臨所隸諸山相屬袤延八百里自明季
爲盜窟順治二年巡撫馬國柱招降諸賊渠盜稍戢五年禁
民間養馬交山故產馬千總路時運奉檄巡山索有馬者金
不訾土人梁四等憤之殺時運以作亂于是靜樂永寧諸盜

竝起巡撫祝世昌遣三千兵討之殲其渠且盡而大同總兵姜瓖反徹兵去餘盜復熾六年春交山盜與瓖黨姜建雄合兵破交城文水汾州清源徐溝太谷數州縣官兵敗之復諸州縣姜瓖誅建雄走餘盜匿山中招納亡命與靜樂臨諸盜相糾結潛出劫掠日滋變官兵不能制天羽性忼慨喜立事又沈澆善謀其將之官也或問若何靖盜天羽曰百年遺寇猝難盡除其必先撫終剿乎不先撫無以攜其黨不終剿無以絕其根到官日輿從甚盛及旬山民投撫者數十人給一示令招徠其黨大閱于南門外分鄉營兵列左右士民願與校者聽得技優者百人賞錢萬退而喜曰民可用也其年饑錄山中貧民七十人完廨舍使家人與雜處日狎詢羣盜

陰事悉白。遂申警備。集鄉大夫士于明倫堂。諭以城守不嚴。俾家出一丁。與民均役分夕。巡夕每得百二十人。設城總督之怠者。罰城中肅然。遂行保甲團練法。十家爲甲。設牌遞輪。輪者爲甲長。十甲爲保。保有練總。百家以上聯爲鄉。鄉有督。有犯法者。甲長告練總。總告鄉督。達于縣。匿者連坐。不入甲者以姦民論。法旣行。鄰盜相戒。毋入交境。交賦額二萬二千。山賦居大半。率抗官不償。有河北都賦倍諸。都是年旱雨雹。傷麥豆。天羽從數十騎入河北都道險。始易輿而騎。已而步行。山中民聞官至。出餅酒爲供。天羽爲陳。

朝廷威德。當力耕保妻子。慎勿爲盜。取族滅聞者。竦息。日暮宿土窖中。有告訐者。平其曲直。時左右給侍多賊黨。天羽若

弗知明日復深入陰察地勢險易與民情順逆至木欒窰把
總蘇成民率兵迎之乃偕出就輿歸是歲山中民無逋賦者
交山饒材木異時居民歲采伐設廠山口南堡以通商販康
熙初爲文水民所訟禁不得立廠商人多趨文水山民重困
益去爲盜八年天羽白大吏復聽民立廠水泉灘交易如故
不一月流民復業者數百家其年八月充鄉試同考官而蘇
家崖礦盜起眾至二千天羽還縣或請急發兵捕之天羽曰
此饑民逐利耳非有劫殺人舉也吾當計敵之但發票數紙
令廣買糧草賊謂官兵且大舉尋敵去捕得數人置之法未
幾交山賊楊芳林芳清等劫汾陽劉氏傷數人火其居官兵
至乃卻九年正月天羽入山勸農有惠崇德者故從姜瓖反

襄敗亡命。至是跪馬前，自首願效死。天羽好語撫之，爲易名。重生。明日至惠家莊，宿重生家，詢二楊所在，得實。又明日，大饗山中，民命二卒立禽二楊。至杖二十，繫之而密遣。數卒從間道，械二楊入城。時山民數百皆賊黨，愕視不知所爲。徐命酒徧飲山中，民度二楊行旣遠，乃整伍出山去。及莫行八十里，賊渠任國鉉、鍾斗等糾眾尾天羽，聲言欲奪芳林。芳清、天羽整伍反賊懼，還走入山。頃之有陝西黃弁者，部眾二百餘入葫蘆川，與任國鉉、鍾斗合。葫蘆川者，有東西兩川，四山環之最險隘。賊分踞其中，黃弁至，共劫汾陽朱氏羊萬頭。日殺羊饗眾，圖起事。天羽欲以計閒之，遣山民持一函書付斗。國鉉時其會飲，黃弁得書先發視，則大驚，遽起立，大罵斗、國鉉。

率眾馳馬西出山去。先是天羽請于太原副將朱龍調守備。祖光顯率兵三百屯交城東關。至是將入山搜盜。城中父老請緩師先往說之。時國鉉等已失黃弁。則恐率屬千餘詣縣自訴無反狀。願就撫。乃罷兵還太原。靜樂李宗盛者。踞周洪山爲盜主。畜兵馬糧草甚盛。九年春遣其黨趙應龍等劫清源。溫氏遇教官李開秀殺之。天羽聞令屯蘭都。練總馬奧楊時中率鄉兵要其歸。困之馬鞍山。已而逸去。復劫汾陽劉氏爲官兵所敗。于是天羽購賊葫蘆川獲三人。訊之得應龍劫汾陽狀。乃遣惠重生入山說任國鉉等。謂官兵且期葫蘆。若能得趙應龍以獻者。可脫鼻。國鉉信之。致書李宗盛。紹應龍至。縛之。付重生詣縣獄。應龍恨爲它盜所賣。乃盡發諸盜陰。

謀謂欲靖盜非先除宗盛不可且爲天羽畫計天羽乃械應龍赴太原遂自往請兵勦宗盛期寧武協兵三百自北入而太原協兵聲言自東入令把總蘇成甫率兵自南入駐惠家莊天羽繼之別遣惠重生往說國鉉等俾毋動羣盜見官兵勢盛皆兇懼又聞所購止宗盛率自保莫爲用宗盛窮蹙挾數十騎西南走成甫追及之縛以獻宗盛旣禽賊黨益渙兩葫蘆賊日夜爲備且謀劫縣城天羽乃從容治文書行鄉飲酒禮與諸僚友登山燕飲泛舟城南湖爲歡樂賊備少弛以城中民多爲賊耳目禁不得入山兩葫蘆去縣治百六十里近葫蘆口三十里有廢堡曰靖安堡崇禎閒築以屯兵順治初廢天羽言于大吏復之十年秋鳩工興築會兵部文移總

督以交山盜屢發奉

詔酌調官兵剿殺淨盡天羽至太原言于上官曰交山有名劇盜不過十餘人其它率烏合一聞剿殺淨盡之語竊恐山中向化之民畏臯自疑甘爲賊用今靖安堡初復但請調協兵三百統以守備以駐防爲名刻期入山賊可以一戰禽也從之冬十月天羽自太原偕守備姚順率兵至縣期十三日進屯初八日大閱明日大享賓夜半席未撤天羽起上馬出南門則姚順蘇成甫已統兵集門外矣既會師令曰疾驅之未五鼓行四十里至水泉灘飲犒始語順等曰此行也奉詔討交山賊非爲駐防來少遲且得臯遂令百總王國振率騎兵五十步兵百由西冶川進襲東葫蘆蘇成甫統兵二百

襲西葫蘆。天羽偕順率兵四百進踞東坡底。語順等曰：賊謂吾由堡進兵，近堡以東必設備。今由閒道得至此，此地爲兩葫蘆要道。據此則東西之援絕矣。國鉉等初聞姚順克期進堡，各戒嚴。計分其黨，僞就撫以餌順。及期遣賊至堡迎順，旣至寂然。賊大驚，疾走馬還。大呼官兵入山矣。兩葫蘆賊聞兵至，皆走上三座崖。三座崖者，居兩葫蘆中間，勢陡削。賊傳語山中民，官兵至且屠山，急上崖可免。從之者千餘人。天羽兵進前鋒，報曰：滿山皆盜。天羽令安營止宿。明日令人至崖下。語崖上人曰：官謂爾等皆良民，毋爲賊脅。官且按戶稽丁，不在者卽以賊論。至日中，眾稍稍去。及莫，在者約二百餘人。天羽曰：此眞賊矣。然賊踞險，吾兵仰攻必多傷。賊乏食，且走禽。

之易矣。乃分兵爲四要賊去路。天羽收軍駐橫嶺。已而崖上賊果走。伏兵起禽獲頗眾。天羽復益兵進獨石河。入爛圍山。而永寧盜馮養成知葫蘆賊勢不敵。糾眾來援。官兵大敗之。進穀積山。餘賊多逸入鄰境。天羽馳報太原府。發諸縣兵夾勦。而已收兵駐獨石。縱諸降賊質其妻子。俾捕它盜。以自贖。已而它盜先後俱就獲。生得者二十二人。其餘或降或自到。入山旬有六日。交山之盜悉平。乃召山中民。始終不作賊者三十七家。賚以羊酒。立爲約。正其素不與徭役者千四百三十家。編其籍入都圖。自後行旅往來交山者不絕。遂成通衢。初天羽患山中路深阻。命山中民都具一圖。圖列山溝徑。遂鱗比爲大圖。日召山中父老。詢其曲折。注圖閒。以次及永寧。

靜樂臨所隸諸山較若指掌。得賊善遇之。詰以諸賊去來縱迹。益悉以故所向。輒得賊。其在上官前。預設方略。無不酬。而太原知府周令樹策。天羽必能辦賊。上官因是。淡倚之。未嘗拘以文法。卒能成功。居官廉。軍中賞賚悉出私財。班師日。鄉大夫士斂金五百爲犒。卻之。治交城五年。百廢具舉。論平賊功。徵入爲戶部山西主事。以母憂歸。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復以父喪歸。再起爲戶部四川司主事。二十五年。試係和殿。擢戶科給事中。有忌者。劾公父子異籍。下吏議。被黜。旋補國子監學正。四十五年卒。於官年八十。交城人祀之名宦。

祠交山平寇本末 曝書亭集

李伯若名曠。湖廣孝感人。順治九年。舉貢生。出知將樂縣。始

至拜龜山先生于書院。新其祠。刻先生遺書。召諸生肄業。院中嘗曰。禮讓不興。國何由理。每朔望。率僚佐詣觀化亭。爲縣人講鄉約。春秋行鄉飲酒禮。時至村落。問民所疾苦。牧豎婦女皆環集。導之以善。肫然如家人。期月之間。縣人悉向化。境內無賊盜。訟庭稀。鞭朴聲初至。官與家人約曰。在官奉金外。皆贓也。不可以絲豪累我。衙內有桂二株。方鵲開。伯若指之曰。此亦官物也。擅折者必治之。自是家人不敢簪桂。鵲嘗出郭省農事。從僕摘道傍一橘。顧見之。責曰。豈可壞法。自汝立下馬杖之。命償其直。居三年。上官有索饋者。無以應。遂去。官歸。縣中人數萬。焚香擁馬行。至境上。皆號哭。返家繪像。以祀之。伯若性和易。未嘗厲聲色。與僮僕語。款款唯恐傷其意。

家居時策老驢過。感友家飲酒微醉。嬉笑而返。宅前有柳數株。時坐其下。與田父角博。蒲爲樂。及卒。貧不能具棺。戚友贖錢以斂。子孫常累日不舉火。至采藜藿以食。云。

熊文端集

白林九名登明。遼東蓋平人。隸漢軍。鑲白旗。順治二年貢生。授河南柘城令。禽諸盜。渠按以法。設條教。勸民耕讀。歿最遷。知江南太倉州。釐賦稅。除秬羨。雪諸冤獄。時海孺民居因亂。蕩析林九召民開墾。復成聚落。十年海寇犯劉河堡。闖入內地。林九備禦甚力。寇遁。十六年夏。海寇破鎮江。犯江寧。敗走。急攻崇明。火礮聲三晝夜不絕。巡撫蔣國柱治兵策應。欲先遣一人往。以師期告。莫敢前。林九乃駕一艘。夜半渡。經城入。眾知援兵將至。守益力。寇遂遁。州有劉河久塞。林九按劉河。

北支有朱涇者。朱范文正新唐遺迹在焉。請于院司開鑿五十里。巡按李森先知其能。令開大劉河六十里。復故道。于是震澤東北諸水。竝得入海。居民賴之。崇明民田。舊有加征。蘆課銀一萬三千餘兩。力請于院司以免。有大吏按州索賄。弗予。先是寇棘時。需餉無出。以雲南協餉應之。卒爲大吏所糾。落職。州人列治狀上院司。乞爲申請。弗得。遂立祠生祀之。坐廢二十餘年。會臺灣用兵。許入贖贖。註誤。福建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素知林九代爲入贖。復任高郵州。值湖洩築清隄。林九設法授食。禁吏胥克減。役人踊躍。隄成。命曰永安。歲荒。請蠲賑。勸富民分食。明年復大水。再請蠲賑。溺者拯之。病者拊之。以勞卒官。高郵人醵金以斂。哭聲震野。太倉人聞

亦巷哭設祭于生祠。康熙二十六年，入名宦祠。其鄉鎮諸民各肖像立私祠，凡四處。

八旗通志

衛慎之名立鼎山西陽城人。康熙中官盧龍知縣，地當兩京孔道，驛使旁午，慎之悉自營辦，一不以擾民。先是縣中徵糧勺抄以下皆用升合量，徵草以銀代，仍買草民閒而低印其直，慎之令輸戶合奇零統歸斗斛及額而止，納草者不用代，民甚便之。會

聖祖命魏敏果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內，至盧龍，治具不爲食，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耳，吾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之，慎之引經準律，敏果大稱善。格文清爲直隸巡撫，以事至其縣，謂之曰：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然做秀才。

自苦耳。今令苦而百姓樂，不猶愈乎？疏薦盧龍，治行第一。靈壽陸隴，其次之。內遷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秩滿，遷福州知府。以年老。

詔致仕歸。

午亭文編

許升，年名定升，江南長洲人。順治十一年，舉副貢生。康熙中，授禹城知縣。一月而頌聲作。三年，教化大行，無何乞休歸。蘇人韓元少作禹城行歌，其德政之美，辭曰：

聖皇御極久，民牧簡循良。濟南之禹城，令賢聞四方。借問賢令誰？許君系高陽。其貌和而柔，其人清且明。南方風氣弱，矯哉君子彊。見義乃必爲，大勇不可當。變護我人民，冬日與秋霜。采風儻有聽，請聽禹城行。言言皆實錄，一一民所詳。始令

下車時威稜整紀綱。邑有豪黠奴。高李最疆梁。

高士偉李重榮事詳禹城

事略乘馬入富家。無端索金償。不者輒繫去。考掠徧癡創。書契

獻田宅。攫取如盜囊。令聞而大怒。抵几髯戟張。歲除劈歷籤。

掩捕無走藏。高旣斃杖下。李亦尸路傍。歡呼咸往觀。桓東少

年場主人謝。受教嚙啣。馭倂揚。其餘大猾徒。根斷無芽萌。往

往彌尾青。不虛設南牆。嘉穀待膏雨。必除莠與稂。一時民歡

諸菩薩是金剛。

民間有菩薩變金剛之語

嗚呼民命重。吏窟穴其中。日月

淹繫久。兩辭俱敗傷。令到不句攝。立往洩其平生者。得有家

灰者得埋葬。往還祇半天。胥役無奔忙。

民間有隨到隨審只半天之語

甚或

連婦女一筆俱句將。何來六曲屏。閩人感倂觴。爲妾護嬌羞。

除是邪與孃。

詞中牽連婦女者盡句去不問涉命案亦在家庭審壽日里民製錦障另一屏是婦女名詩之

乃背詞訟牽戶口稽以實成丁必一牀蠲除皆凍梨粟豁小

連免到官者

再城人丁前次增報二千有奇悉與核實減除

墾田亦如之勸耕杏與菘辛苦

粒粒珠要使雞犬寧催科卽撫字亭午退堂皇農民輸賦歸

墟落猶日光

比較日中而畢民無莫夜守候之苦

里正與衙前不須雇錢充小

邑日奔命徭役無勞攘所過一切辦而不破積倉前年

翠華來萬馬天騰驤百姓但縱觀不知有糗糧往者苦逋逃

鄰里罹禍殃至今斷株連荒閱無一亾往者苦盜賊裹足賈

與商至今夜行臥付與使君裝水旱之不時祝寧丁我躬蟲

乃不爲災境亦不入蝗猶恐疫癘作給藥味自嘗視事或牽

衣苦問飲何湯亟命與善藥多起羸與尪

比較日常有牽衣求藥者暇時

興學校所拔必才英春秋行鄉飲禮讓何煌煌山東大秀才

突而恂且莊。往時威夏楚。今可鼓笙簧。

山東諸生挾制官府者名大秀才喜申請

視其尤者俗一變

治化一以孚。小大咸悅康。當令縣弧日。爭願殺羔

羊。勞苦諸父老。義不受篋筐。樹木如樹人。厚意當無忘。一時

獻壽柳。春色滿林唐。

所植柳人併壽柳

植之樂采亭。

亭新建泮池勝南以課士

似永豐坊。大道萬千株。喝者蔭清涼。年未及縣車。邱壑思猶

祥。上官畱至再。谷園詩琳瑯。

上官及同僚各贈詩有谷園唱和集

父老聞令去。

啞。嗷如兒。嬰少年。聞令去。牽裾如父兄。婦姑聞令去。掩泣不

施。妝自悲。命何苦。仍恐到公堂。去矣可奈何。空却出遮行。爭

跪前。致辭。明府徹底清。在縣唯飲水。民今進酒漿。滴滴皆恩

波。以祝身。無疆。在縣常布褐。民今製衣裳。絲絲結去思。尺寸

民自量。一路臨江南。萼枝曳紅長。漯河小西湖。豐碑倚石梁。

西門外三里爲漯河橋小西湖石橋久廢修復以利涉去後民建去思碑于此石闕不得語但攀新

垂楊

漯河橋亦多新栽柳

歲時走祠下一國翻若狂時時從南人起居

問無恙誰言懷輒俗鴟音食我桑誰言作吏難百里直糶糠

彈琴久絕弦製錦爛成章歌以貢民情枳棘此鸞鳳它日竝

千秋安陽與桐鄉定升居鄉嘗破產勸育嬰堂歲荒散粟賑

饑多所全活老于家

有懷堂集蘇州府志

任千之名辰旦浙江蕭山人順治十三年進士康熙初授上

海知縣清苦自厲敏于聽斷月必書所行事告城隍神有疑

獄禱于神神輒以夢告以意推驗悉得實民家失火方大風

千之至拜伏泥中祝曰天欲吾長是方邪請滅火不然吾有

謝去耳頃之風愈盛而火遽息異時縣徵漕追逮纍纍敲朴

無虛日。千之削木爲版。有應逮者。書其姓名。使都亭長召之。卽應期至。于是爭先輸納。嘗詣倉隸人曳箠者。徒手至。呼之。則寄箠中塗。酒家知其不常用也。吳淞江黃龍浦爲入海要道。去浦口三里。先建閘。資蓄泄。壽圯。巡撫慕公檄縣修治。故事修閘。必築壩。竭水費不訾。千之募浙匠。仿浙地爲梁法。度基廣狹。約丈尺。伐石識石甲乙。下之冰。使善泅者磨之。悉中程。卽故址壘石爲門。廣左右護隄。東水就閘。十月而工成。民不病役。上海沒水田六千餘畝。賦額未除。輸者率破家。前官屢勘虛實。貿亂。至是以慕公請得。

旨覆勘。千之喜曰。是吾志也。日往來泥沙中。蓬首垢足。按魚鱗舊冊。履畝量釐。其荒者。閱二月。悉白。費皆自辦。奉不足出。

銀釧棉布償之籍上得減除額征有差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放還故官復以良吏薦入爲工科給事中論事切直改大理寺丞丁母憂歸以前廷推事註誤落職老于家

毛大可上海集

課記顧彥倫書記後

劉衍泗名繼聖山東濰人以歲貢生授廣宗訓導遷蠡縣教諭正己率人士習丕變遷湖廣慈利縣初滇賊反慈利被兵尤劇賊旣平人民彫敝衍泗以寬爲政不輕用刑與民語常呼爲兒有一舉人被杖而呼衍泗蹙然曰兒再忍一板慈利人皆相傳戒毋犯法威我那也尋病癰將告上官求去民間攤使者數輩皆不得往乃使其子偽它適者竟得告慈利民數萬詣上官乞畱上官遣人視之實病乃謝罷民民謁衍泗

流涕爲吮、離曰信也、奈何時流亾新集、方編審戶口、民請衍
泗畢是役、乃行慮代者之擾也、及行費不給、慈利民人出一
錢以饋之、凡數萬、康熙四十三年卒于家、閩懷
庭集

陸蔚文名在新江南、長洲人、爲人磊落尚氣節、刻苦自厲、順
治初爲諸生、躬耕彭山之下、雞鳴起、然薪爲燭、屬文畢、仰天
而嘯、向晨荷鋤出、莫歸讀書、已而應鄉先生聘、入城授徒、每
謂弟子曰、我輩豎起脊梁、儻合儻當名義、何得負此、卽藏七
尺爲、康熙五年

詔以策論取士、蔚文故以經濟自豪、遂得舉、尋除松江教授、
教諸生以質行爲先、其以金贄者卻之、用不足、知府魯君時
分奉助之、湯文正爲巡撫、察其廉勤、以卓異薦、是歲江南七

府一州諸長吏被薦者獨蔚文一人。人以此益服湯公知人也。

詔賜蟒服。遷廬陵知縣。單車就道。始至。誓于城隍之神。不以

一錢自污。晨起設香案。令贊禮生誦戒石四句箴。

文曰爾奉爾祿民脂

民膏下民易慮上天難欺

已跪而聽之。四拜起。然後治事。以爲常。錢穀耗

羨革除。都盡。傍水設五倉。便民輸納。建問苦亭于衙西。朔望坐亭中。訪求民隱。時襄糧攜供具。歷山谷。閒勞苦百姓。軫其災患而導之于善。修學校。進諸生。攷論德。載如爲教官時。設四門義學。刻孝經小學頒行之。二十六年。江水泛溢。民多溺者。蔚文急出錢募民船往救。身爲倡率。出入洪濤中。全活無算。當蔚文之受事也。前官虧帑盈萬。大吏謂曰。弟受之。我等

可相助也。薦文以爲信，受之已而奏銷，無所抵憂，甚遂得咯血疾，臨終北向謝。

恩手書教條示民，反寢而卒。初，蔚文將赴官，子孔奐在京師，蹙然曰：「吾父此行必殉，是官矣。」亟從之。蔚文數諭使還，涕泣請留，乃止。卒之日，唯孔奐在，嚮書數篋，以斂。廬陵人爲罷市三日，會哭者萬餘人。孔奐猶以前事被譴，閱五年始以喪歸。而生產盡沒爲官物矣。廬陵人合辭請于官，祀吉州名宦祠。長洲人亦以鄉賢祀之。

南响文彙鄉賢錄名宦錄

廿二日止非

二林居集卷二十

終

二林居集卷二十一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良吏述下

張牖如各壇長洲人既冠補諸生歷試南北就鑲藍旗官學
爲教習師尋需次歸久之選河南登封知縣牖如爲人耐清
苦練世故愷悌積中見義勃發登封自明季遭寇亂入

本朝比歲不登民多失業牖如至誓于嶽神革除私斂招徠
流亾督之耕種相土宜分種木棉及諸果實莅官甫五月大
修學宮會諸生明倫堂推言萬物一體之義以爲在天地元
在人曰仁天人混合生化網緼誠能廓摧蔽障蕩乎無垠覺

性周流。恫瘼乃身。達天之要。于是焉存矣。故牖如爲政。以敬
恕爲基。期于使民各得其所。復嵩陽書院。延鄉先生耿介爲
之師。導諸生以程朱之學。自縣治達郊鄙。立學舍二十一所。
課諸童子。以時巡閱。正句讀。導以揖讓進退之禮。月再集民。
讀法。置善惡簿。爲勸懲閒策。蹇驢歷民舍。問所苦恤。其桀獨
有小爭訟。輒從阡陌閒洩之。進諸父老子弟。教以孝弟忠信。
廉恥禮義之節。聞者莫不灑然易慮也。縣西境有呂店者。俗
好訟難治。牖如察里長張文約者。善士也。舉爲鄉約。禮遇之。
俾行化導。俗爲一變。及文約將終。語其子曰。張公厚我。謂我
好人。又能勸人作好人也。爾其勉之。甲長申爾瑞負稅。且受
杖。路拾遺金二兩。視其封。則輸稅金也。疾走衙前。佇失金者。

反之牖如聞。詰爾瑞曰。爾既拾遺。益充稅。可免責。而乃反人爲對。曰。小人安命。寧受責。終不敢利人之財。牖如曰。義哉。此奇男子也。舉爲鄉約。旌其門。其後有王進寶。魏光大。秦瓚者。皆拾遺金。而反失者焉。高鵬舉。死。妻孟氏。年少。舅欲彊嫁之。孟氏哭。夫墓。將自經。牖如微行遇之。問其故。勸還家。給之銀布。免其徭。歲時存問。救其舅。養之終身。縣故多衙胥。時獄訟日。魁姦僞。無所容。諸胥稍稍自引去。其狂者更番執事。退則操耒耜爲農。氓以在官無所得錢也。開萼嶺二百里。復古轅轅路。建古賢令祠。修鄆公墓。繚以垣。歲三月。率民致祭。鄆公名廷誨。崇禎末爲登封令。守城抗賊。死者也。歲饑。煮粥以賑。復移粟四鄉。分給老弱。仍輸麥數百石。俾及時下種焉。康熙

二十一年自春徂夏不雨。牖如囚服繫頸。暴日中。拜表引學步登少室東峽。冒夜行達旦。汲泉水反嶽廟叩頭呼籲。慘切俄而雨大注。山有虎鄉長郭九合者。將赴縣輸稅。夜夢父告曰。爾有虎厄。明當避之時。方緩征。且過限。九合念不往。是負張公也。路出金星廟。果一虎當道。九合叱曰。畜生。我不懼。死獨慮違張公限耳。虎俯首避道。俄大吼向山南逝。自此境內無虎患。在官五年。民知向方。生聚日盛。家設牖如位。旦夕祝大書官清民樂于門。耿先生偁之曰。年來嵩嶺間別一世界矣。其程張二子晉城雲巖之亞。匹乎。二十二年以卓異薦遷廣西南寧通判。去之日。民遮道痛哭。既去立四祠于四鄉。肖像以祀。榜曰。天下清官第一。至南寧未幾乞歸。旋遭母喪。服

除赴京師卒于旅館年五十六

懷嵩堂贈言張孝先所撰墓志

楊朝正。漢軍鑲白旗人。由侍衛出知東昌府。既至訪民間利病。銳意興革。臨清舊有額外銀米稅。朝正白巡撫聞于

朝。減歸正賦。東昌濬河向有額夫。率憚役求免。至是改爲均役。有訟者輒自剖沒。未嘗委屬吏。民憚其嚴明。獄事日損。月朔望宣講。

上諭春秋徧歷郊野。課農桑。歲莫訪高年者。賚之。其賢者尤尊異之。東阿教諭王璜。事繼母孝。歲荒救飢民數百。監生崔允璧。建橋通濟閘。設兩渡船。朝正請于布政司。竝旌其門。民有鑄金治道者。置酒勞之。由是人爭向義。府治西南地窪下。遇大雨。泛溢五六十里。溺者眾。朝正自鑄金八百兩。勸大石

橋三治道六十丈益增隄禦水水患息康熙二十四年旱朝
正。猶。齋。戒。除。壇。與。妻。磨。麥。爲。麩。作。供。具。然。香。籲。天。曰。若。知。府
有。辜。願。身。受。譴。無。累。百。姓。伏。壇。前。自。子。及。亥。大。雨。徧。四。境。明
年。復。旱。發。倉。平。糶。復。蠲。金。煮。粥。以。食。餓。人。王。璜。崔。允。璧。等。各
蠲。米。數。百。石。爲。助。民。得。不。害。卒。祀。名。宦。祠。子。宗。仁。仕。至。湖。廣
總。督。宗。義。至。河。南。巡。撫。八旗通志

沈光榮漢軍正白旗人以歲貢試授七品筆帖式康熙四十
年出知河南河內縣專務德化月朔望集城中居民宣講

上諭翼日單騎歷郊野召鄉民徧戒之往復懇到聞者莫不
感動徵科不用敲朴設盒酒筍帛召諸里長令進課者跪堂
前斟酒進它里長之舉輸者飲之爲簪筍被帛鼓吹導出中

門由是輸者畢。至有李家窪者。地廡鹵多。逋光榮爲引溝。

渠開稻田。招流民復業。給以牛穀種。改名藏富邨。遂成沃土。民有訟。令兩造要而來。立剖波遣胥攝事。按日給錢。絲粟不得擾民。時出奉錢行諸利益事。夏設茶衢路。冬施棉衣。其病者藥之。死而裸露者棺之。三年去任。士民懷其德。祀名宦祠。

八旗通志

遲維坤。漢軍正白旗人。康熙中任山東聊城知縣。月以三。八日召諸生課文。禮其賢者。能者問政事。得失歲以三。七月巡行畎畝。視田之荒易。加賞罰焉。額征冊有逋稅八百兩。以問吏。故無出主歲。雜取它戶代之。維坤言于大吏。以新墾荒地補稅額代者。悉免。故事縣有役。按戶徵夫。吏緣以爲姦。維坤

令履畝出錢二改爲雇役。上官下其法于它州縣。御吏嚴有
犯者必痛治之。縣常多賊。陰倚捕役爲主。維坤杖殺其桀黠
者一人。賊皆遠竄。設櫃徵銀。令納者自投其中。耗羨無所取。
官府興作必如直給工匠錢。又人子之食。買器物一從市價。
商民頌之。旣卒。祀名宦祠。八旗通志

劉弢子名槃。山東諸城人。父必顯。官戶部員外。乞歸。遂不出。
弢子年十一。補諸生。康熙二十四年。登進士第。三十四年。出
知長沙縣。居官廉惠。見義奮發。尤善應變。時城中謬傳將裁
兵。撫標千餘人皆震恐。環轅門而噪。弢子謁巡撫。出爲好語
解之。卽令齊赴縣倉。預給三月糧。示必無裁意。眾乃帖然。居
三年。遷知寧羌州。是歲關中大饑。弢子至。餓莩滿野。而州倉

無見糧卽入府謁監司丁珩請假廳倉粟以活州民許之府州相距三百里募州民能運斗粟者予之三升不十日而三千粟盡入州倉悉以賑明年春復詣府監司謂曰吾欲依君法以賑一府而洋縣地廣人眾今年老思以累君叟子曰方春民困已急必欲見委者請假以重權乃可監司卽授以檄役數十人從叟子卽持檄發粟從水運令役持檄分調數縣丞簿而已單騎至洋先徧歷郊野驗戶口多寡已入城語洋令曰吾發官粟來此必春貸秋還儻秋不孰我兩人可代任之縱以此破家所獲多矣令曰諾遂分遣丞簿按戶發粟數日而畢將去闔縣老穉持香攤馬首塞路越三日乃得行及秋洋民曰劉邪活我吾忍負劉邪爭赴廳倉納粟贏故額百

石寧羌民貧多逋稅。遂聽民便。蜜栗筍蕨悉充稅。而自賣家中田代之輸。下車之日。居民僅七家。期年而輻湊矣。一日出郭。見山多柳樹。立蠶乃募里中善蠶者。載繭種數萬。至教民蠶繭。成復教之。織州人利之。名曰劉公綢。其後桂林陳文恭爲陝撫。請下其法于它州縣。由是陝人之蠶者益眾。立義學。購賈人載書賣之。親爲正句讀。釋其大義。寧羌士始有得第者。四十年。遷寧夏中路同知。未行。丁母憂。負債不能歸。致書其弟。令亟賣所遺田。弟曰。兄田已去大半。所餘瘠土直幾何。吾不忍袖手視。乃益以己田。擇其腴者。易金。致兄所寧羌人聞爭輸金爲助。歿。子示以家書曰。吾田已去矣。無及也。乃止。

居三年服闋

召見授平陽知府四十八年九卿奉

詔舉才守具足者知府中舉弢子及陳鵬年以對卽擢弢子
天津道副使累遷四川布政使每治事暇喜讀宋儒書曰吾
晚讀此等書轉益有味五十七年有疾語諸子曰吾夜夢誦
屯之三爻易象告我矣爲我具奏乞休勿誤國事居數日移
榻中堂就寢而逝年六十二子統勳官至大學士

劉紹焯所撰行述陳

文恭
奏議

陶子師名元淳江南常孰人爲諸生能文章博觀史記有經
世志性忼慨喜立事以名節自厲康熙二十三年舉順天試
二十七年會試主者定第一策陳會推之弊語侵執政抑之
及殿試論西北賦輕而役重東南役均而賦重願減浮額之

糧罷無益之費。閱者怪其言。釐置二甲。已而就吏部。選得瓊州昌化。三十三年。到官定賦役。均糧以畝。均役以糧。罷徭差革雜征。自坊里供帳始度。隙地勅立墟市。大招流亾。勸開墾。予以牛穀不起征。縣故與黎爲界。舊設土舍制其出入。官吏因緣爲姦。以規物產。至是徹去。揭榜山崗。有冤者得詣縣陳訴。一權量定法度。黎民樂業。時步行邨落間。問民疾苦。煦嫗如家人。縣故有田四百餘頃。沒水且百年。子師具陳始末。請免上官難之。子師因撰昌化浮糧攷上之。後布政使魯君許爲上請。而子師遽卒。不果行。莅昌化之明年。攝知崖州游擊。余虎縱屬爲暴。守備黃鎮中以非刑殺人。索黎人獻納。無狀。子師至。得讞詞百。遂列六款以上。余虎聞。以百金餽卻之。因

造蜚語聞于總督。下瓊總兵平之。子師申牘曰：私搗不應發。審鎮臣不應侵官。卒不往。方鞠鎮中獄。鎮中令甲士百人帶刀突入左右。駭遽欲走。子師怒叱曰：守備反邪。吾奉命治事。而敢令甲士劫持。是無上官也。無上官是無。

天子也。非反而何。鎮中氣懾。疾揮去。獄卒洩。鎮中得舉。崖人爲之語曰：雖有余虎。不敵陶公一怒。而總督滋不悅。坐子師檢驗失實。援赦免。尋以大計當黜。會巡撫蕭公永藻新受事。惜其去。爲言于總督。留之。每以事至府。總兵輒戒其下曰：陶昌化至矣。無生事。在官日市韭一束。糧往往不繼。喜接諸生講論。率常至三鼓。尋以禱雨病寒泄。寢劇。三十七年九月。就醫于瓊。卒于館。年五十三。喪歸渡海。遇瓊士赴省試者百餘。

人護樞行莫敢先過陽春有悍卒爭渡諸生竝譁曰此吾師也誰敢先者卒懼而竄

解春集序
研樓集

陳莘學名汝咸浙江鄞人父錫嘏以通經有名于時官翰林院編修莘學幼從父學康熙三十年會試第一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知漳浦縣中賦役故責戶長爲主辦黠者緣爲姦利莘學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計產爲親供自立徵戶糧多者爲戶長以次輪催由是吏無追呼民無逋稅均保甲以二百家爲一保弟其口多寡籍以供役五年一編丁而役法平民有被訟者尙紙爲隸立期限令訟者自召之一訊卽決鬪俗信鬼而賤醫病者占藥服之往往致死莘學爲分別病證示以經驗方調諸藥以與病者全活甚眾月以初三十八

日萃諸生于明倫堂講五經性理綱目諸書試以古今文詩賦擇其賢且才者爲義學師以教于鄉里屏天主教及無爲諸異教改其堂爲育嬰堂。席城東淫祀鞭其像而毀之。漳浦瀕海多盜萃學設方略禽獲甚眾。上官以南靖盜未靖移萃學治之。縣民列狀請畱不得。數十人者環而守。乃夜以兩騎疾走出北門。縣民覺追送十里許。號泣而歸。歸則搆祠城北門。名曰月湖書院。歲時祀之。治南靖一年。擢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晉廣西道御史。論防海事宜。多見采納。五十一年。海賊陳尚義遣其黨赴兵部請就撫。萃學素知尚義爲賊魁。請身入海撫之。廷議御史近臣不宜輕入海。乃令郎中雅奇率萃學所薦阮生蔡生同往。遂降尚義及其黨百餘人。海患遂寧。

以左都御史趙恭毅薦擢通政司參議累遷鴻臚寺少卿會
奉

詔賑饑甘肅路見餓莩遂不御酒肉散私錢數十千給飢民
疾馳至平涼發倉以賑積勞卒年五十七

二希堂集
寧波府志

張天申名士琦江南嘉定人早歲舉于鄉以文學知名大學
士徐公元文引入史館與修明史康熙四十一年選江西永
新知縣前令故貪縱征斂橫出天申至革除溢征銀三千餘
兩米二千餘石捕逐豪右懲諸姦胥遇平民輒與溫語不輕
箠一人月置酒召諸生攷論德藝士民翕然居三年大饑天
申發倉以賑不足出私錢佐之縣西鷓山有三邨者俗驍悍
屢阻險爲盜前令時糾眾數百劫掠至縣城令犒以酒食散

遣之而已。天申至，爲設練長嚴立約束。至是復聚眾，疆糴官粟格鬪有傷者，天申禽其渠餘黨逸去，遂列狀白大吏。請設兵西鄙，爲鎮壓計。或言長官諱盜久矣，今遽以實聞，如吏議何。天申曰：「拚一官絕吾民後患，吾甘之矣。」已而部議下，天申果以註誤去。縣民聞其將去，樹大旗城中央，及四門以集眾，集者數千人，負土塞縣衙城門，不啟。罷市者半月，相率詣南昌，請大吏乞留。天申不省會。

聖祖南幸，復集眾詣蘇州，具章欲止，不得達，竟罷職。新令至，以天申前發倉粟貧民未盡償，不聽去。民間設櫃贖金輸者畢集，遂盡償之。比歸，餞送者塞衢巷，或追至百里不絕。五十八年，復游京師，得疾卒。年五十六。永新紀實

果惟一。名新浙江金華人。少補府學生。已復冒順天籍入學。康熙五十一年。舉順天鄉試。聞蠶吾李剛主傳顏習齋之學。往受業焉。立日譜。稽核功過。尤嚴義利之辨。雍正五年。就吏部簡選。往四川試知縣。既至。權寧陽。尋補仁壽。民或與鄰縣爭地界。當會勘。鄉什因閹人以賄請。惟一怒。悉下之獄。勘畢。歸。各按其臬。由是吏民悉斂手奉法。八年。攝嘉定州。州故有沒水田多。逋稅惟一視曠土可耕者。召民墾闢。以新科抵稅額。逋稅悉免。仁壽奉

中旨采木。匠人倚官爲暴。民弗堪。糾眾相抗。假令以變告。惟一馳至。訊匠頭及首先糾眾者一人。竝治之。釋餘數百人。不問。上官以爲才有疑獄。輒令往讞。多所平反。十二年。遷知印

州乾隆元年再遷夔州同知權龍安及成都知府又攝瀘州瀘俗好訟初至案牘委積惟一日坐堂上訟者至立剖決誣罔者悉杖遣之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遂無留獄七年權順慶知府遷雅州丁母憂歸服除授江西建昌府以簡靜爲治先教諭而後刑罰修肝江書院招引文學之士復南城黃孝子祠以厲民俗十三年南豐令報縣民饒令德謀反請窮治令德好拳勇令以風聞遣役往偵誤挾其讎謂謀反有據遂逮令德令德適它往乃逮其弟繫縣獄令德歸自詣縣縣訊以重刑遂誣服雜引親故及鄰境知識爲同謀令遠移檄追捕蔓撫贛二府惟一得報集諸囚親鞫時株連者已七十餘人言人人殊惟一大疑詰縣役捕令德弟狀役言初至令德

家獲一篋疑有金寶匿之及發視無所有則棄之野令聞意
篋有反迹訊以刑遂妄俾發篋得簿劄納賄毀之矣令謂實
然遂逼令德俾誣服也惟一于是盡釋七十餘人鐐具命隨
往南昌戒之曰有一逋者吾代汝死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
在謁巡撫具道所以巡撫愕不信于是集才能吏令會勘益
雜逮治諸所牽引卒無據然不可卒解先是巡撫得報時遽
上奏奏下

命兩江總督委官卽讞惟一爲一一剖解得白所全活三百
許人十七年調贛州府有贛縣民搶奪拒捕案惟一依故例
擬發邊充軍時新例已改本條爲斬淩院司欲以改例擬惟
一謂事在例前宜從故例爭之不得復以寧都民獄事與同

官持異同不得直遂謝事閉門候代上官慰諭再三不從乃以任性被議免歸家居十餘年卒

魯仕驥所撰狀

朱完一名宏仁直隸清豐人雍正元年進士五年知山東昌樂縣時吏治頗尚嚴急而完一持大體多寬政其折獄務察情實不輕笞人人無不各得其意以去催科吏未嘗至里舍歲終稅不滿出奉銀充之異時商民歲出官使錢悉免耗羨銀三分去一鄉士大夫閒有餽遺無所受父老有獻瓜菜者受之坐之堂下賜以食間歲豐歉及民閒所疾苦又時出循行鄉社民有娶婦生子者勞以壺酒在官四年民大和悅以誑誤去官民間爲立生祠久之復以事過縣民相率持一錢飯滿盂逆之境數十里不絕也

懷庭集

童心朴名藝浙江山陰人年十二補諸生長而習刑名佐官
府爲治雍正初入賞當得知縣時方纂

大清律例大學士朱文端薦其才

世宗召見命察賑直隸時樂亭盧龍兩縣報飢口不實心朴
倍增其數怡賢親王方與文端任營田水利至永平問心朴
灤河形勢心朴條對甚晰王器之尋補平山縣縣災不待報
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擢知真定府權按察使事以前發粟

部議免官

特原之五年怡賢親王奏以心朴理京南局水利心朴度
真定府城外得泉十八疏爲渠溉田六百畝先後營田共三
百五十頃以北人不食稻請官發錢買水田穀運通倉省漕

費而民得市糴黍以爲食。王具以

聞從之。未幾移知蘇州。其爲治精勤廉幹。發姦摘伏如神。事有不可持之甚力。當是時奉

詔清查康熙五十一年以來江蘇負課一千二百餘萬。巡撫督責急速捕比。校無虛日。心朴固請寬之。巡撫怒曰。汝敢逆旨邪。心朴曰。孽非逆

旨。乃遵

旨也。

皇上知有積欠。不命嚴追。命清查者。正欲清其來歷。查其委曲。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應徵。或不應徵。使了然分曉。然後奏請以俟。

聖裁此

詔書意也。今奉行者絕不顧名思義。徒以十五年積欠。揭揭然求完納于一時。是暴征非清查也。曰汝欲云何。曰限。等三月。當部居別白。分牒以報。巡撫默然從其請。乃量釋獄繫者千餘人。次第造冊呈請。轉奏未幾。

世宗風聞江南清查不善。

下詔嚴飭。如心朴言。巡撫嘗訪僧與民婦姦。製一枷。兩人何以徇心。朴聞卽破枷出之。而詣巡撫曰。犯姦者枷律也。兩人共何之。非政體也。且擧薄非尊官所宜問。今縱之矣。巡撫謝之。而心弗悅。浙江總督李衛嘗募人于蘇。無文牒。心朴不與。李怒爲蜚語以。

聞

世宗召見責以沽名干譽對曰臣竭力爲國近乎沽名實心爲民近乎干譽命往陝西以知府用署肅州佐經略鄂文端屯田肅州鑿通九家窰五山引水穿渠溉田萬畝復以忤巡撫被劾罷官乾隆元年起知福州再知漳州頗好長生術招致方士習丹家言復被劾罷官歸數年卒年六十六家居嘗建宗祠置義田二百畝起屋數所以居族人又爲義冢二區費金數千兩所著書有請田太湖濱議九家窰屯工記銅政條議多切于事實合詩文記傳共十餘卷

小倉山房集學福齋集童岳薦述

王臯謨名時翔江南鎮洋人明相國文肅公之族孫也爲諸生博學能文章雍正六年州人沈起元官興化知府奉

詔當薦士以舉謨應引

見授福建晉江知縣時

世宗以閩中吏治積廢

遣使按視倉庫盡更諸守令新至者頗尚操切晉江民好訟
前官以擊斲爲治而訟益繁舉謨至曰此吾赤子也忍以盜
賊視乎縱解苛政坐堂皇响响作家人語曲直旣判呼兩造
前令釋忿相對揖罷去由是訟者日衰觀風整俗使劉公按
泉州委舉謨鞠疑獄二十餘事輒報可語人曰晉江長者洩
獄又何精敏也題廉慎勤平四字以寵之尋爲知府所嫉調
政和晉江民爭乞畱不得縣有平糶米六千石代者以虧耗
不受眾譁曰邪歛此閒一杯水安所得錢補耗米請各出錢

賈米納價如額十日而事集治政和斃劇盜懲訟盡引諸生
講學縣有虎患移牒城隍神驅之尋調甌寧擢漳州府同知
駐南勝南勝山箐深奧民族居崗中鬪者輒百千爲黨手兵
械抗官吏莫敢詰有賴唱者其黨犯法捕治糾眾奪之與諸
賴萬人匿險自固梟謨馳檄示以利害親入山山中人聞梟
謨至夾道跪賴唱族長率諸賴迎謁梟謨謂曰汝諸賴萬人
柰何庇一賴而以死殉之其爲我縛唱以來卽無事矣諸賴
皆感動唯而退唱不得已自縛出遂繫以還治唱梟自是崗
民帖然歲除繫囚數人許暫寧家已而如期悉詣獄瀨子泣
民葉揚煽亂梟謨謂緩之可一紙定矣或張其事聞于大吏
遂奉檄入山勦之事平意不自得乃乞歸乾隆元年以薦起

蒲州同知治永樂未幾

特詔遷成都知府以廉率屬為政持大體善審機要錢價騰
布政使楊平其直市人皆譁臬謨方請假謂成都寧陽二令
曰市直當順民情抑之錢益閉不出奈何二令言于布政使
徹其榜錢價尋平總督欲徙涼州駐防兵于成都議拓滿洲
城當奪民居二千家臬謨攷故牘請于布政使曰成都滿洲
城故容駐防兵三千見兵一千五百尚虛其半但出駐兵所
侵地足矣毋庸拓也乃止已而涼兵亦不果徙七年江南湖
廣災巡撫奏請運蜀米四十萬石濟之

報可已而湖廣急米委屬吏領運而江南獨無巡撫檄州縣
餽運舳艫蔽江商賈不通成都薪炭俱絕臬謨謂江南運可

緩而徒病蜀甚無謂。力言于巡撫請獨運楚而聽商人自運。江南則公私兩便。巡撫大怒不聽。江運卒行。吏民重困。任官屢雪疑獄。闔府俾神。九年卒于官。疾亟召成都寧陽二令入內問獄事。口爲定讞而瞑。年七十。敬亭文獻

李大本。山東安邱人。雍正十三年舉鄉試。乾隆九年簡選得湖北棗陽縣。以試取。奏摺改湖南益縣。居官自奉極約。勤于吏事。識大體。所規爲多。遠略益人不知。蠶大本教之樹桑。後賴其利。號李公桑。縣多山。有里豪謀開礦。以利啗大本。大本叱去之。因爲上官陳開礦之害。請立碑申禁。從之。明年調長沙。攷績爲湖南最。十六年遷寶慶理徭。同知其所隸。通水峒。有苗僧行賈臨桂。知縣田志隆見之意。其爲賊黨。吳方曙

方曙者從馬朝柱謀反時方繪圖縣購者也僧畏刑誣服又訊朝柱所枉妄言在峒中志隆以告巡撫立上奏帥兵出命大本從行大本曰僧言真偽不可知大兵卒至苗必駭且生變請潛訪之果枉以兵禽之未晚也旣而白僧言實妄巡撫疑未釋復欲率兵往大本力諫乃已後

廷訊苗僧果誣如大本言橫嶺峒苗乏食顯官求粟大本多方賑之復請于上官曰橫嶺峒自逆渠授首安插餘苗因惡其人故薄其產每口授田起三十疇至四十疇每疇上田獲米六升中田五升下田四升以中田率四十疇者獲米二石三十疇者獲米才一石五斗耳峒田稍腴者又盡與堡卒極惡者方畀苗民歲入不足男則斫柴易米女則剝蕨爲粉給

口食年來生齒日繁。材木竭。米價益昂。飢餓愁歎。深可憐憫。恐不可坐視而不爲之所也。見有入官苗田一千三百四十八畝。舊募漢民佃種。出租供饗。姦良不一。屢經淘汰。請視苗民家貧丁眾者。稽實書簿。有漢佃應除者。卽以書簿之丁。次第受種。出租如故。則苗民得食而饗亦無虧。此補救之一端也。議上。上官不許。後巡撫陳文恭見之。曰。此識時務之言也。將因北覲陳其事。會遷兩廣總督。遂寢。二十一年。大本遷知長沙府。以病足告歸。卒于家。

懷庭集

論曰。三代以還。願治之主。曷嘗不以吏道爲兢兢然爲吏者。非天子能人人擇之也。在得賢大吏任之而已。昔湯文正巡撫江東。一時墨吏望風革心。民氣丕變。使得從容磨以歲月。

幾。三。代。之。治。不。難。矣。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廿五日讀 止北

